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学研究

(法) 吉斯塔夫·勒庞◎著
若初◎译

The Crowd
A Study of Popular Mind

美国社会学家墨顿说，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是群体心理学研究者不可不读的文献。

乌合之众

The Crowd
A Study of Popular Mind

大众心理学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 / (法) 勒庞著；若初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7-5680-2544-7

I. ①乌… II. ①勒… ②若… III. ①群众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7482 号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

Wuhezhizhong : Dazhong Xinlixue Yanjiu

(法)勒庞 著 若初 译

策划编辑：亢博剑

责任编辑：沈剑锋

封面设计：刘红刚

责任校对：张 琳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电话：(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 刷：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自序

这部作品详细描述了多种群体的特征。

遗传赋予种族中的个体所有的共同特征，便构成了种族特征。然而，当一定数量的个体为了某项行动聚集成群时，仅仅从他们群聚这一事实，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之外还会出现某些新的心理特征，有时两者的差异相当巨大。

在各民族的生活中，组织化群体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从来没有现在这般重要。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表现为群体无意识行为取代个体有意识行为。

我竭力通过完全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群体所带来的难题，这种科学的方法不受各种观点、理论和教条的影响，而是不断地在方法上下功夫。我相信这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方法，尤其在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上，情况更是如此。决心证实某种现象的科学家，不会考虑自己证实的结果会触动到谁的利益。著名思想

家阿尔维耶拉曾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表示，不属于当代任何学派的他，偶尔会发现自己的意见与各学派的意见相对立。我希望这部新作亦能获此评价。若属于某个学派，则必然会有拥护该派的偏见及先入为主的观点。

这里我还是应该解释一下，读者为何对我的结论可能一开始无法接受。例如，尽管我指出包括精英人士在内的群体心理极端低劣，我仍然断定干涉他们的组织是危险的。

原因在于，经过对历史最仔细的观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组织与所有生命体一样复杂，我们还没有能力使它们在顷刻之间发生深刻的变化。大自然有时会用一些根本的方法，但绝不是用我们的方式。对民族而言，最致命的莫过于对重大变革的狂热，无论这些变革在理论上有多么美好。然而，只有当变革使民族特征即刻发生变化，才算是有用的，实际上只有时间具备这种变革性的力量。人类受各种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的支配——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制度与法律是我们特征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求。作为种族特征的产物，制度与法律不可能改变这种特征。

社会现象的研究与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它们只具有相对价值。

所以，在研究某一社会现象时，必须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依次进行考虑。我们会看到纯理性学说常常与实用理性学说背道而驰。这一特征几乎在所有资料中都可以发现，甚至物理学资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是

由一定的公式严格定义的不变几何图形；而从我们的印象来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中呈现出各种形状；从透视的角度来看，立方体可以变为椎形或正方形，圆则可以变为椭圆或直线。此外，对这些虚构形状的思考，远比对它们真实形状的思考更为重要。因为正是我们看见的这些形状，也只有这些形状，能够通过摄像或绘画加以重现。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物体确切的几何形状呈现它们时，可能会扭曲其特性，使其变得不可辨认。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却无法接触，他们就很难对物体的形状形成一个准确的概念。如果有关这种物体形状的知识仅被少数知识分子所了解，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记住，这些现象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实践价值，而且就文明发展而言，只有实践价值才具有重要意义。认识到这一点后，当他在对待最初强加于其逻辑之上的结论时，就会更加小心谨慎。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他如此谨慎。社会现象如此复杂，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并预见它们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后果。在可见的现象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藏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似乎是巨大的无意识运行机制的结果，而这一运行机制通常是我们无法掌握的。可知的现象犹如波浪，它们只是海底深处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多数行为而言，他们显露出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低劣心理；而在另一些行为中，他们似乎受到种种神秘力量的支配，古人称之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称之为灵魂之声。我们虽然不明白它

的本质，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在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时仿佛有一种潜在的力量在指引着他们。例如，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富逻辑、更奇妙呢？如果不是群体无意识特征的产物，这令人赞叹的组织化产物又是从何而来？最有学识的专家、最具威望的语法学家也只不过是指出支配语言的规律，而绝不可能创造出这种规律。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能肯定完全出自于他们的头脑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来源于独立的头脑，但是，难道这种群体特征提供了成千上万颗尘土，形成了它们生长的土壤吗？

无疑，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或许这种无意识正是其拥有巨大力量的秘密之一。自然界中完全受本能支配的生物所做出的一些行为，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惊叹不已。理性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具有的属性，而且尚未达到可以揭示无意识规律的完美程度，要想达到这种程度，仍需更多时日。无意识在我们的行为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理性的作用却很小。无意识行为作为一种无名的力量在生活中起着作用。

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一直待在狭小而安全的范围内，在此我们可以通过科学获得知识，而不是徘徊在模糊猜想与无用假设之中，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是留心观察我们接触的那些现象并对它们做出思考。一般来说，我们借由观察得出的结论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清楚可见的现象背后，有一些是我们只能隐约观察到的现象，而在它们背后还有一些是我们毫无了解的现象。

目录

作者自序 / 1

导言 群体的时代 / 1

第一卷 群体心理

第一章 群体的基本特征 / 11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 / 21

1. 群体的冲动、善变和急躁 / 22
2. 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 25
3.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 33
4.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 36
5. 群体的道德观 / 39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理性与想象力 / 43

1. 群体的观念 / 44
2. 群体的理性 / 48
3. 群体的想象力 / 49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 / 55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

第一章 群体的意见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 63

1. 种族因素 / 65
2. 传统因素 / 66
3. 时间因素 / 68
4. 政治和社会制度因素 / 69
5. 教育因素 / 72

第二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 81

1. 形象、词语和套话因素 / 82
2. 幻想因素 / 88
3. 经验因素 / 90
4. 理性因素 / 91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手段 / 95

1. 群体的领袖 / 96
2. 说服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 102
3. 声望 / 107

第四章 群体的信念与意见的变化范围 / 117

1. 坚定不移的信念 / 118
2. 易变的群体意见 / 123

第三卷 群体的分类及其特征

第一章 群体的分类 / 131

1. 异质群体 / 133

2. 同质群体 / 135

第二章 犯罪群体

(受无意识支配的刽子手) / 137

1. 无意识的行凶者 / 138

2. 疯狂的大屠杀 / 140

第三章 刑事陪审团

(比法官更具人情味的刑事群体) / 143

1. 非高智商群体 / 144

2. 情感的奴隶 / 145

3. 无辜者的保护伞 / 149

第四章 选民群体

(政治机器的杰出作品) / 151

1. 迎合制胜 / 152

2. 无休止的争论战 / 155

3. 普选权 / 158

第五章 议会

(文明民族的理想象征) / 161

1. 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 / 162

2. 掌控群体的机器 / 163

3. 消耗财力和限制人们自由的机器 / 174

结语 民族的循环过程 / 178

导言 群体的时代

目前这个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它们发挥威力的方式——群体力量的必然结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衰老的文明解体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如罗马帝国的衰亡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是政党更迭、外敌入侵或王朝覆灭造成的。但是，当我们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表面原因背后的真实原因——民族思想的深远变革。真正的历史大动荡，不是那些让我们惊骇的宏大、暴力的场面，而是文明的重建，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发生变化。令人记忆深刻的历史事件，不过是由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带来的可见后果。这些重大事件之所以鲜有发生，是因为人类种族最稳定的因素，莫过于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

当今时代，正是人类思想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

构成这种变革的基础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宗教、政治与社会信仰的彻底瓦解，因为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其中；第二是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存与思想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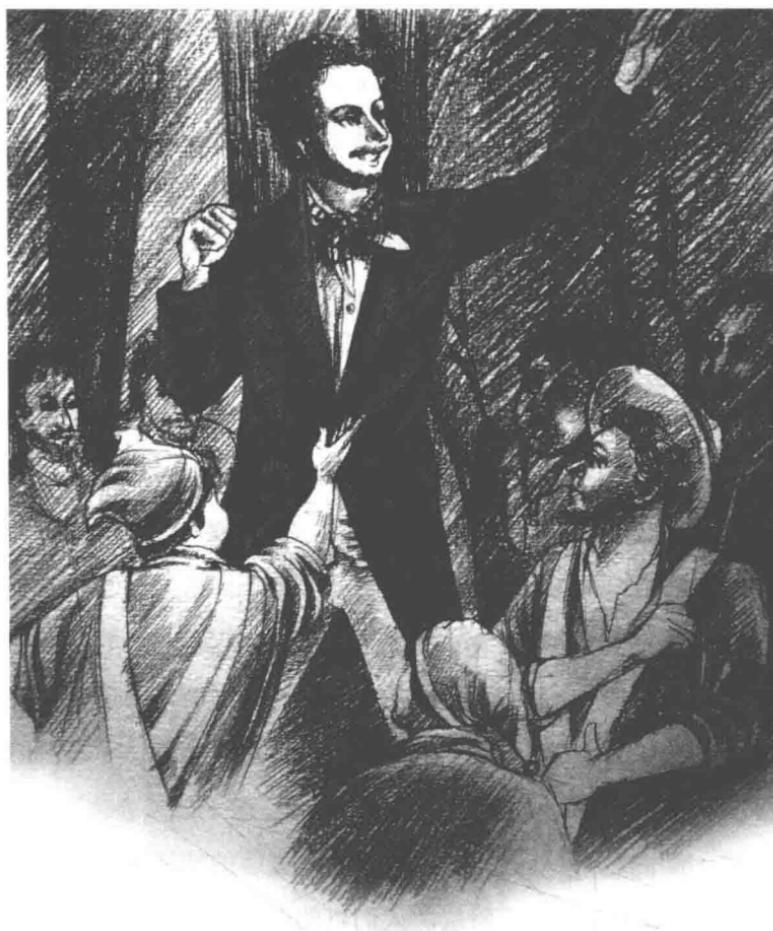
旧观念虽已千疮百孔，但仍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取而代之的新观念正在形成之中，因此现在的时代正处于过渡期，局面一片混乱。

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将发展成什么样子，还很难下结论。继我们生活的社会之后，接下来的社会将建立在怎样的基本理念之上，目前我们无法知晓。但毋庸置疑的是，未来的社会无论以何种方法进行组织，都必须对这股新兴力量，即群体力量，予以重视。因为现在这股力量不仅已经拥有至高无

上的权力，还将持久地存在。在过去无可置疑、如今已经腐朽或正在腐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权力之源不断遭到革命摧毁的残垣之上，这股崛起的群体力量似乎注定将很快地把其他力量纳入自身体系之中。当古老的信仰解体消亡时，当古老的社会支柱一根根倾倒时，群体力量是唯一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且日渐壮大。事实上，我们即将要进入的就是群体的时代。

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敌对，是引发各种事变的主要原因。民众的意见对此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如今却恰恰相反，过去得到承认的各种政治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偏向及其相互敌对不再起作用了，民众的声音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正是这股声音向统治者传达了民众的心声。统治者的言行必须努力向这股声音所传达的内容靠近。于是，现在国家的命运完全听任于民众的安排，不再受皇室的掌控。

一般平民大众步入政界是过渡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意即他们正日益转变为统治阶层。人们可能以为普选权的实行是这种政治权利转移的显著特征，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民众力量的不断扩张始于某些观念的传播。当这些观念慢慢渗透进人们的思想里，致力于实现这些理论想法的个体便逐渐结成团体。也正是通过团体，民众开始获得一些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使这些利益并不十分



在过去无可置疑、如今已经腐朽或正在腐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权力之源不断遭到革命摧毁的残垣之上，这股崛起的群体力量似乎注定将很快地把其他力量纳入自身体系之中。

公正，也有着非常明晰的界定），并最终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之后，他们开始不断地成立各种联合组织，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对他们言听计从；他们还成立工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改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他们也重返政府议会，那里的议员懈怠、顺从，只是委员会选出来的传声筒，几乎什么事也不做。

今天，民众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几乎要把现存的社会彻底推翻，企图将社会带回到文明降临之前的原始共产主义。因为那时的人类群体正处于一种正常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有：限制工作时间，将矿厂、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所有产品，为了民众利益消灭一切上层阶级，等等。

群体不善于思考，却急于采取行动。他们目前的组织使他们的力量日益壮大。我们亲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将具有旧式教条的效力，即不可置疑且独断至上的力量。群体的神权即将取代君主的神权。

那些与中产阶级意气相投的作家，最能反映中产阶级相当狭隘的思想、僵化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不时表现出的过度自我意识。这些作家因为看到这股新兴力量正不断壮大而感到不安。为了与人们混乱的思想对抗，他们向过去自己不屑一顾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了绝望的呼救。他们说科学已经沦丧，并心怀忏悔地皈依罗马教廷，提醒人们记住那些具有启示性真理的学说。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为时已晚。假使他

们真的感动于神的恩宠，类似的行为也不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他们并不太关心最近宗教信徒全神贯注的事情。今天群体否定的诸神，早已被其训诫者否定并予以毁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河水溯流求源，无论这种力量是来自上帝还是人类。

科学并未沦丧，也从未陷入目前这种思维混乱的状态，而且新兴势力也并非是从这种混乱的状态中产生的。科学向我们预示的是真理，至少是一种以我们的智力可以把握的知识，如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科学从来不是和平或幸福的象征。它高高在上，对我们的感情波动和悲恸无动于衷。我们能做的就是设法适应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恢复被它摧毁的假象。

从所有国家存在的普遍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群体力量正在迅速壮大，根本不容我们做如下理想的设想：群体一定会在不久后停止发展。无论命运为我们预留了什么，我们都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只是徒劳无功的空谈。群体力量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即将没落，它可能彻底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而这是每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但是，我们有可能阻止这种倒退吗？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种衰落的文明是群体最明确的任务。这当然不是今天才能发现的迹象。历史显示，当文明赖以形成的道德力量失去效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且野蛮的群体来完成，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他们为野蛮人。文明向来